漢書疏證

國朝沈欽韓著

邵位西先生簡明目錄眉端語曰漢書疏證二十四卷則此書爲卷二十七或欽韓傳藁有二或過錄邵書者偶誤七爲四字俟考 邵上何子貞家藏有鈔本

叙例

師古曰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顔或難
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宋祁曰景祐間余靖校本注末有後人取悅
所著書入於注本十一字
服虔字子愼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
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後定名虔
應劭字仲瑗一字仲瑗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

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
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鄭氏舊傳晉灼集
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為鄭德今
書但稱鄭氏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
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
中為甘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河魏太和中為博士
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
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
封安成亭侯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孝友字下有一云彥

支四字安成亭侯無亭字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

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

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

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晋灼河南人晋尚書郎

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義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劉寶字道宇高平人晉吏部侍郎餘無說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瓚不知何姓案裴駰史記序云莫知姓氏葦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為于瓚酈元注水經以為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于瓚為翼主

蔣兵曹參軍後為建威將軍晉中興書云翼
病卒而大將于瓚等作亂翼長史江彪誅之
于瓚乃是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
衆家音義自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
不傳江左而高紀中瓚集茂陵書文紀中集
漢祿秩令此二書亦後亡失不得過江明此
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具其先輩
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蔡謨之江左以瓚
二卅四卷散入漢書今之注也若謂為于瓚
乃是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于

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傳目錄云秘書校書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曰記穆天子傳者汲縣人不準盜發古塚所得書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駮衆家訓義此瓚疑是傅瓚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顏師古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傅族耳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

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撰荀悅漢紀音義

宋祁曰景祐校本作字伯淵

景祐二年秘書丞余靖上言案顏師古敘例云班固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注音義自名其家至西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二學當否號曰漢

書集注永嘉之亂此書不至江左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見續厠其末掎摭前說多引汲冢竹書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凡稱集解音義即其書也蔡謨全取此書散入衆篇自是以來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時皇太子承乾命顏師古更加刊整刪繁補略裁以己說儒者服其詳博遂成一家總先儒注解名姓可見者三十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闕載者殆半考其附著及舊說所承注釋源流名爵年次謹

條件以閒望行刊于本書之末庶令學者啟
參異知
宋祁曰漢書中有臣佖者乃張佖江南人
本朝太祖收諸偽國圖籍實館閣或名京朝
官校對衍題名於卷末

漢書疏證卷一

梁書劉之遴傳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　大德乙巳校及監本皆署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小宋板銜是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

高帝紀第一上

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

容齋三筆曰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盖之字

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爲否也他皆倣此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劉攽刊誤曰沛豐郡縣名史家用漢事記録耳　吳仁傑刊誤補遺曰按史記世家列傳所載邑里大抵書其縣其鄉或略之則曰其縣鮮有列郡縣名者如蕭何沛豐人陳平陽武户牖人項羽下相人陳涉陽城人此類是也至漢書文景以來諸臣傳始兼列郡縣名

如史記張釋之但曰堵陽人衛青但曰平陽
入漢書則曰南陽堵陽河東平陽凡類是也
帝紀比世家列傳加詳故縣邑里名皆具高
紀所著縣邑乃史記本文則知所謂沛豐邑
者沛縣之豐邑非用漢事記錄然也春秋傳
都曰城邑曰築則都大而邑小至秦商鞅集
小都鄉邑聚為縣故縣有仍用邑名如拘邑
左邑之類為多今地里志沛郡屬縣有豐而
不云豐邑此足以知紀所云豐邑非縣名也
又中陽者里名荀悅漢紀曰劉氏遷於沛之

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與焉刋誤以沛豐邑
中為建文公是先生兄弟不應爾傳録者誤
也　天台齊台南曰按師古注是劉攽刋誤
云云非也吳仁傑糾之甚當惜其說未暢耳
漢書此文全用史記記縣之鄉里而未言郡
此時沛未為郡屬於泗水若全記郡縣當曰
泗水沛人不曰沛豐邑中陽里人矣史亦有
詳記鄉里者如陳平為陽武户牖鄉人酈食
其為陳留高陽人是也然無有以後地目前
人者如會稽未分吳郡之前所謂吳人者會

稽郡之吳縣人也不得為吳郡之吳縣人也如薛郡未改魯國之先所謂魯人者薛郡之魯縣人也不得為魯國之魯縣人也高祖生長秦世自是泗水郡之沛縣人時如蕭何曹參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周緤周苛周昌任敖皆生同縣而盧綰則生同里故於蕭曹等傳但曰沛人而於綰傳特曰豐人耳曰與高祖同里也曰史竟無有以後地目前人者乎曰惟史記間有之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比借後人地名以記其地耳至如孔子曰

魯昌平鄉陬邑人自用當時地名又如列國諸人曰齊曰楚曰趙者並不以後所名之郡縣更為分析也

姓

劉氏

刊誤曰劉氏本陶唐氏之後則劉者氏也非姓也於此當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詳見史記顏註師古曰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傳記之故取當時相呼婦號而言也其下王媼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為事有劉媼本姓實存史還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母

媼

容齋三筆曰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媼見于

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為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煓媪姓王氏唐洪父館學士司馬正作史記索隱云母溫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云母溫氏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予竊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媪廟碑亦云姓溫氏則指媪為溫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

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婢昭然其載外族温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周嬰卮林曰覽一家者必博微於文獻注一藝者必旁采乎闕遺故王貢龔鮑傳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沈亦廣引博證之效不然嚴鄭之傳僅得其半矣班氏高祖贊曰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亦不著其名寧有當高祖世而所生姓名曾不叙述乃令史臣

無得而稽乎予以為謨史尚貫著作時只列毋媼夢與神遇父太公往視以奇其事耳若謂湮沒無存則陸賈叔孫通輩珥筆赤墀豈世系便從闕文也又四皓雖自晦氏族然侍太子宴時前各對言其姓名必有真敷奏若如史記言自稱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不但非名非姓且草野而倨侮甚矣注書者不欲拾遺補闕成一代之典而稱謂旁通者為不知而作異哉且非遺周所書即為臆說便在刊除似矣高后紀亦只稱高皇后

呂氏而注曰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郊祀志野雞鳴師古曰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予觀本志言神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又五行志言殷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劉向以為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離為雉雉南方鳥近赤祥也則屢亦雉字矣倫果為呂氏名者孟堅何諱之於郊祀而不諱之於五行且郊祀志中下從諱而上從名

何異聖域胡為字尤謬誤不經不知顏氏何家之依而快傳之以忘其矛盾也且荀悅趙岐與皇甫謐相去不二三十年安在荀趙為悖史而皇甫必奇妄乎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

宋祁曰注文景德本黶下有黑字余靖等刊誤以史記注為據刪去

常有怪

宋祁曰一本無常字

高祖常繇咸陽

劉攽曰常作嘗

縱觀秦始皇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

王若虛諸史辨惑曰此於文勢為悖恐只是恣觀之耳隋書裴矩傳煬帝時諸蕃胡入貢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縱字當準此例

喟然太息

辨惑曰史記高祖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漢書作大息此只是太字蓋古人所通用而師古云言其嘆息之大過矣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
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 愚按宋書符
瑞志亦言公始常奇此女欲為貴人
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
主悳帝之姊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
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
元公主為大后當時並已謂
之元不得為謚也韋說失之
劉攽曰予謂顏舉呂后言以明元非謚未必
然也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貫高欲
謀叛與張敖言謂為高祖公羊公子翬與桓

公言吾為子白隱矣奇比類

呂后因餔之師古曰餔音必胡反

宋祁曰餔當作必故反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初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

辨惑曰史記正作似字豈其誤邪

乃以竹皮為冠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

愚按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為之制如板以竹為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

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晉書輿服志

曰後除竹用漆纚

令

求盜之薛治魯應劭曰薛魯國縣也

愚按續漢書郡國志魯國秦薛郡高后改劭

據漢制故以薛為魯國縣其實斯時尚為郡

也

為

縣送徒驪山

愚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九月葬始

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

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

令一人行前

劉攽曰行前但謂最前行耳

醉困卧

大德本作困卧

吾子白帝子也 應劭曰又作哇時祠 白帝少昊金德也

宋祁曰舊本注文無少昊金德也

高祖怪問之呂后曰

宋祁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呂后后曰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史記正義曰顏師古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

異而不雨其下有貴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

而得之 愚按此與今本顏注不同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

當之

宋祁曰當史義音丁浪反 愚按始皇本紀

始皇東行郡縣在二十八年此三言為追叙

高祖乃書帛射上城

宋祁曰景德監本作城上

恐能薄 師古曰能本獸名

對敵曰能難獸名安知非此獸有能故以名

之

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

刊誤補遺曰的瓚之說皆非也所祭蓋天星蚩尤之旗按天文志蚩尤之旗類彗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時方事征伐故祠之耳封禪書祠八神曰天主地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而兵主居其一焉兵主所祠則蚩尤之星也武王伐商上祭於畢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之事頗類此不然黄帝會殺蚩尤者也既祠黄帝又祭蚩尤何哉或謂皇

覽載蚩尤冢在東平而兵主祠亦在肩則又
可疑是不然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
在齊地兵主之在東平正如天主之在臨淄
地主之在梁父後人見祠蚩尤於此遂以冢
傅會不足據也況八神以類舉天地陰陽日
月四時之外祭是為宜彼貪虐之鬼馬得遝
其間哉顏注以鼙鼓句絕亦非是按封禪書
祠蚩尤釁鼓旗字當屬上句讀之　愚按鄭
康成周禮肆師注貉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
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蹴引異

義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何兵之
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黃帝以
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
亦祭蚩尤於沛庭也藝文志兵形勢有蚩尤
二篇又管仲言蚩尤始造五兵今高祖將用
兵故祭之吳氏以祭蚩尤為祭其星史記天
官書蚩尤之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是不常
見之星祭之當於何所其菲無所據一也皇
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民
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

尤旗其祀與諸關達不可往祭二也郊祀志明言高帝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宣帝亦祠蚩尤於壽良後書馬嚴傳劾嚴過武庫祭蚩尤亦何嘗以爲貪暴之鬼哉況星經起於甘石如王良國皇溫星炎仲造父之類每因人而得名蚩尤之旗是因蚩尤名之耳舍其神而祭其星有以異乎　又按周禮春官小祝掌釁祈號祝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而釁旗之文經無所出安知封禪書不牽連誤書乎

觀後贊云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是
班氏明以旗字屬下讀史記諸家皆讀與師
古同益以明吳氏之舉偏矣

旗幟皆赤

宋祁曰蘭該音義幟音熾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

朱子文曰於文爲繁自由所殺蛇以下宜去
十字都添四字當曰旗幟皆赤符嫗所言赤
帝子故也義自顯然何必更述斬蛇一事

沛公攻胡陵方與

劉知幾史通曰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主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於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從沛左司馬曹無傷自此已下迥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　劉攽曰得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

得

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屬任城郡

愚按此亦據後漢郡國言本書地理志屬東平國

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

朱子文曰前云下沛公二字

張耳等趙後趙歇為趙王

宋祁曰史記徐廣注云歇音烏轄反

章邯從陳別將

劉攽曰余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

身從陳而別將定黃耳

後九月

劉攽曰余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曆有閏何故皆以為後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溥謂之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敘之非秦法也

遇剛武侯

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也剛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著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刋誤補遺曰剛武侯自是一人固不可改為陳武若曰陳武為懷王將無據則不然武封棘蒲侯故太史公以蒲將軍日之按項籍傳蒲將軍以兵屬項梁梁死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軍諸別將兵皆屬焉武在別將之數則固嘗為懷王將矣顏注不悟蒲將軍為陳武故為陳武為楚將無據

仁和趙一清曰此顏是而吳非史記蒲將軍注服虔如淳韋昭皆莫能定指為何人遂以棘蒲侯當之似誤而陳武之非楚將臣瓚之說可証也其救鉅

盧與欵東阿原屬兩人而事亦非史遷誤書者斗南又以羽軍入至戲西沛公軍霸上相距不達棘蒲侯功狀在是蒲將軍功狀亦在是遷有合者而不知其進兵時巳有河南河北之分安得朝楚暮漢如淮陰曲逆輩之去就綽如若試者始楚漢春秋所云柴將軍其人耳孟康音義以剛武侯為剛侯武或者議其改易舊文師古謂史失其名正爾缺疑重又駮之吁過矣

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

史記作魏將皇欣申徒武蒲

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

朱子文曰乃求見下亦多沛公二字

沛公引兵過宛西

宋祁曰一作過而西陽夏公謂唯作而故師古詳釋之

宛必隨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

刋誤曰案文少足下二字　補遺曰按史記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故刋誤云少二字然漢紀亦載此云宛必從之語

簡意足裁漢書但脫一之字耳

足下通行無所累

朱子文曰陳恢說沛公之辭不過百餘字凡稱足下者八其七皆不可去惟今足下留守宛可以削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今留守宛方簡而勢順

與偕攻析酈

劉敞曰析酈之酈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蹢如音持益反於吳芮傳則音郎益反於樊噲傳則音直益反皆不同何也及酈商傳則音

歷不晩所以

所

通冊得函掠音力夕反師古曰掠

宋祁曰掠舊作力夕反刊誤案經典釋文攺

夕為向

瑕

丘申陽下河南

宋祁曰瑕丘中陽覩羽封諸王處例不稱其

鄉里似文顏說勝

五

星聚于東井

劉攽曰按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

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

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廼以冬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入言不改爾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不從歲星無疑也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倣此語而失之　李袞再浦欽言曰楊升庵嘗言漢高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當於約字句斷然

考古人文章用約法甚多應仲遠駁議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張敏駁議云高祖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荀悅漢紀高祖入秦約法三章號為寬略應敏悅皆漢人也豈遽不詳耶世說虞存嘲魏長齊曰與卿約法三章北齊樊孝謙對策云除其苛令與其約法南齊討沈攸之符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其他不能盡舉也　愚按刑法志屢言約法三章班氏自有明證矣

可遣使守函谷關

宋祁曰南本使字下有兵字

遂至戲下

宋祁曰南本無下字陽夏公云按前言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不合有下字政以下文諸侯罷戲下故於此誤衍此戲水名下文注戲旌麾也

亞父范增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

劉攽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甫音也言敬之次父是妄說

此其志不小

宋祁曰南本作此其志大

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

水經注曰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相繆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相可誅之

夜馳見張良

宋子京曰句中宜去一張字考項羽傳語意同亦無張字

見羽鴻門

水經注曰渭水又東逕鴻門北舊大道北下

坂下坂名也古有鴻亭郡國志曰新豐縣東有鴻門亭者也郭緣生述云霸城南門曰鴻門也按漢書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則霸上應百里按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見高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爾今父老傳在霸城南門數十里於理為得今新豐縣故城東三里有坂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地也自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

春為正

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軍處東去新豐既遠何由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

正月師古曰凡汎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

余有丁曰按古者改朔不改月據尚書伊訓稱元祀十有二月史秦紀亦曰冬十月至建寅之月則曰一月而不曰正考武成可見惟周人則改月顏氏以寅月為四月非是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日知錄曰註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為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須他處固有以戲為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

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孟康曰故道縣名屬武都

對敘曰予謂王作如字何害

齊召南曰或殺故道即是褒中舊道武都郡

至武帝始置豈此時即有故道縣乎孟康說非也予謂孟康說是故道縣此時已有但不屬武都郡屬隴西郡耳曹參傳從還定三秦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即此事也時雖無武都郡之名而下辯故道二縣秦時早置且其地接雍斄不必疑也曰有證乎曰發中棧道已燒絕矣改從故道襲雍則趙衍之計也功臣表云須昌侯趙衍以謁者漢王元年初從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它道道通即此事也它道者

故道之程路所以别於褒中棧道耳

雍兵敗

宋祁曰雍兵敗舊本作雍州兵敗

繕治河上塞

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北河靈夏州地也

秦時繕治 晉灼曰蒙恬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

繕治河上塞

齊召南曰按晉灼說非也此河上塞即河上郡之北境與匈奴邊界若時都櫟陽故急急繕治非秦時蒙恬所奪取河南地因河為塞

者也蓋當諸叛秦時匈奴稍復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矣匈奴傳自明晋說非也是年盡定雍地又樂關中乘邊塞則北地上郡隴西凡與匈奴接界俱置兵守戍不獨河上之塞矣高帝欲圖天下先寬關中邊境使無內顧之憂深謀遠慮如此哉

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

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

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

刋誤曰以告之之字衍　補遺曰按漢紀作以告諸侯資治通鑑取之　愚按不衍之字義亦通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

劉攽曰張耳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　刋誤補遺曰刋誤去常山而取陳餘之兵固然他從斬氏則猶未之盡也按元年塞翟降二年常山王耳河南王申陽韓王昌魏王豹相繼皆降又虜商王卬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之降即以其

國為河南郡鄭昌之降即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被虜其地自為河內郡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唯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并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為五諸侯兵　又曰魏王豹傳漢王定三秦豹以國屬馬遂從擊楚於彭城異姓王表韓王信以從伐楚功封陳餘傳漢擊楚使使告趙求類張耳者持其頭遺餘乃遣兵而翟塞兩王国各以其賦從此五諸侯兵可考見於史者淮陰

侯傳曰漢之敗彭城塞王翟王亡降楚趙亦與楚和魏王至國亦反至是五諸侯其不背漢者獨韓王一人故紀言諸侯見漢敗皆叛去是也且史稱劫五諸侯兵則以兵為主故趙以遣兵助漢在五諸侯之數而常山王不與焉然叔孫通傳言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不言兵者殆史氏之省文也通鑑於此但云率諸侯兵恐有脫字至項羽本紀贊將五諸侯兵滅秦此舉山東六國言之與高帝劫五諸侯兵不同 愚按淮陰侯傳漢二年出關

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則是河南一也魏二也韓三也殷四也韓信五也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

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曰過沛使人求室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況下文云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道逢孝惠魯元載行為漢王也　愚按史公如此類

者不可悉數班史少簡矣然如此數語那重言寔家重言漢王未為允者朱氏駁之過矣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

朱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用之覺文理不順況既已曰說九江王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兵畔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耳

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劉攽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上言楚子矣

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在扶風也

宋祁曰注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　愚

按元年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六月廢立降置河上渭南上郡與史記所書不同刊誤補遺曰漢所為不即以兩王地為郡者以三秦同功一體之人雍未下而翟塞降故使之王故地以誘雍耳太史公乃於二年始書翟塞降便書以其地置郡殊失當時廢

置先後之意班氏所書於義為長

轅生說漢王

轅史記作袁

楊慎卮言曰陸機漢高祖功臣瓚曰袁生朗秀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滅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云云其後高祖末酬其賞故史不列於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儕人二十八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微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曾連近嶽董公亦古之逸民與不可辨士

說客並論也愼按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
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為袁後漢袁
良碑叙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
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史失其
名碑亦闕焉　愚按路史國名紀按良碑云
滿為陳侯至陳濤塗以宅立姓曰袁
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桃
漢彫反
朱子文曰傳注之學無事求奇辭達而已漢
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史記之說其義甚明唯

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車出成皋玉門何乃迂辭為禍出意徒見費力耳　愚按史家自有書法孟堅為本朝作史與馬遷異爲可以逃目漢王乎晉說仍是

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宋祁曰越本無破字

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

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

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

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曰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起行勞軍

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宋祁曰欣自剄汜上死矣今梟於此以欲舊都故示之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 師古曰幾危也

日知錄曰訓幾爲危未當幾即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

高帝紀第一下

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

劉攽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爲句

隨劉賈皆會

一本隨字下有何字

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與音弋庶反

劉攽曰與讀曰歟助辭

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劉攽曰予按說文漢蠻夷長有罪當殊之然則殊自死刑之名也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

沙王

劉攽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顏所說致此豫章字傳寫誤加之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

宋祁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加笞辱

宋祁曰南本辨告作辭告非是

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者皆賜爵為大夫

劉攽曰予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爲大夫耳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劉攽曰諸侯子揔謂諸侯國人及字𠇕人妄加之

久立吏前曾不爲決師古曰有辨訟及陳訴者不早爲決斷

愬按訟云數訟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則久立吏前者爲田宅與所當求耳辨訟之事自有廷尉及河南守豈能久立吏前哉下文云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又云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而有功者顧不得

可誑

戰必勝攻必取

宋祁曰南本作戰必取勝攻必取捷

此所以為我禽也

宋祁曰此所以此字下疑有其字　愚按雖

無其字意本自明

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所侯身也小者謂其從屬也

愚按漢滑豈能盡封言横若求大若王位小

猶不失封侯耳刊誤說在楔傳

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

宋祁曰噲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為相

治長樂宮

水經注曰長樂宮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

齊得十二焉

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

棄文故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也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 宋祁曰景德本蘇林注文云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百萬五字景祐刊誤本據史記注當作二十萬人當百萬人余以為若蘇說已明顏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

此東西秦也

刋誤曰按文多西字　補遺曰漢紀作此亦東與刋誤之言脗合通鑑多采漢紀之文於此乃獨用漢書本語者按上文敘齊秦形勢相埒之意而結之曰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矣熟復之語意血脉法當如是去一西字則不相貫矣如刋誤之意去西字則下文齊字亦所當去故通鑑仍作東西

秦

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

劉攽曰按地理志東陽鄣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為吳今此文殊不可曉

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

劉攽曰郯亦非秦郡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

劉攽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可以濟為臨淄膠西則未有國博陽城陽亦非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

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
朱子又曰放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句
下多一與字既云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為王
如何却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矣又信本
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
亡走云云又曰後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
謀攻漢既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為王如何又
云收信散兵而與信以此觀之信既亡走匈
奴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趙利為王收
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若去一與字紀傳皆

分明
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彡毛髮貌
余以顏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反誤引說文不
了其義更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耏無而音
止於乃代一音耳業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
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為能哉
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三耐音若能之
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耐
謂頰旁毛據說文自別而字為頰毛耳彖毛

之形至耐字直釋云罪不至髡則剃謬意而誤說文明矣　愚按孔穎達禮運疏按說文云耐者鬚也鬚謂頤下之毛象形者也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從寸寸為法也以不斷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漢書惠帝紀中其有其事古之能字為此耐字取堪能之義故古之能字皆作耐字後來能字仍假借鼈三足為能耐字悉作能也

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西京雜記曰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

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廻二十二里九十九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闥凡九十五　水經注曰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於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迹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蒼龍闕闕內有閶闔止車諸門

未央殿東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鳳皇朱雀鵷鸞昭陽諸殿天祿石渠麒麟三閣未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狗臺柏梁臺舊乘複道用相逕通　齊名南曰披未央長樂宮闕之制蕭何營之而董其役者少府陽城延也延以軍匠致九卿呂后時封侯長樂城亦其所築見功臣表

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

劉攽曰予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

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劉攽曰予謂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　補遺曰用兵貴右見老子書又云凶事尚右禮載孔子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凡凶事尚右然也兵者凶器尚右蓋以凶禮處之春秋傳言鄭憂伯為右拒

在祭仲足為左拒之先用兵尚右然也禮乘
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然乘車
與兵車不同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
君在左御者在中央兵車君在中央御者在
左戰國以來無日不尋干戈天下之人習見
兵車之禮而已故其俗貴右然魏公子從車
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有時而尚左又
曰老氏曰上將處右偏將軍處左兵車固
尚右矣然禮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謂
軍將尊尚左頗與前說戾仁傑按左氏所云

非指同車言之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征南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之禮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軍謂將一軍之士者凡軍有三人將及御者車右固無由有上將軍與偏將軍共載者也孔頴謂尚左由軍將之尊此則未然軍將之尚左正以其非元帥爾

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戶按天下民貲三百萬以上與田宅守陵　三輔黄圖高帝葬

太上皇於櫟陽北原因置萬年縣於櫟陽大
城內以為奉陵邑其陵在東者太上皇西者
靈后也　雍錄漢太上皇陵在櫟陽縣東北
二十五里

敕櫟陽因死罪已下
宋祁曰已當作以

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
宋祁曰而舊本作北撟刋誤史記改為而然
撟漳不在北也

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

劉攽曰與猶待也　劉敞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脩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　宋祁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字下有易字

至馬邑

宋祁曰馬邑或作高邑　愚按馬邑是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

劉攽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

署行義年

劉攽曰義讀曰儀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圍貌

矣

補遺曰桉王融義作議曲水詩序云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著行議年日夕於中句李善注文選引此詔文為釋而五臣不本出處自出意見云考吏行之服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豈不甚可笑判誤讀作儀與心儀霍將軍女同意儀擬也詔文云年老癖病切遺若年雖老而非癖病不害其為可用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議皆通融所云殆擴別本之文如此

日知錄曰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為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

月陽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
皆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
者各一人是也劉攽改義爲儀謂若今團甔
非 隸辨曰楊信碑追念義刑撲義刑即儀
型毛晃增韻云詩宣昭義問周官凡殺人而
義者史記君義嗣並音儀此因同音而借非
省偏傍也
令豐人從閑中者皆復終身
西京雜記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
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

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以此為懽今皆
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
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
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
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
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
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
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
月餘致累百金
吾魂魄猶思家沛

宋祁曰家或作樂　愚按元大德本亦作樂
舊本竟作猶愚沛
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
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
吳芮爲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
降遥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史立
佗爲南越王自佗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
零陵耳今後封織爲南海王復遥奪佗一郡
織未得王之　劉攽曰零陵武帝始立郡文
說誤矣且始叙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文叔

亦傳寫妄加之

女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楊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林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猶先之

劉攽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謂

之天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翁主者緣公而生耳

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宋祁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

於是上嫚罵之曰

朱子文曰於文醫曰可治句下正不須於是二字宜去之　愚按此本史記原文有之於文無害子文不知宋何時人所糾高祖紀二卷皆較量在字句之間俗儒也

帝崩於長樂宮

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愚按史記注引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又徐廣於秦二世元年下注云高祖時年四十八計至十二年應六十一

五月丙寅葵長陵

漢舊儀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户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近令丞

主作陵内器物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

三輔黄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案高祖本紀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宫五月葬長陵長陵山東西各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

水經注故渠又東逕長陵南亦曰長山也

元和郡縣志漢長陵在咸陽縣

東三十里高帝陵也

高紀

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

齊召南曰按律令章程禮儀新語各見本傳惟韓信傳不言申軍法事藝文志兵家有韓信三篇又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即其事實紀言天下既定云云然則序次兵法當在信為淮陰侯時傳言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及論將兵將將之事亦序次兵法

之一說也
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
劉敞曰當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
顏解誤矣

遂爲豐公
容齋四筆曰豐公蓋太上皇父棄上六句皆
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釋大氐闕如
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嘗百遍用

朱熹曰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祖稱豐公比再閱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見於此

其處者為劉氏

習學記言曰滅魏還豈皆民也無族姓可論與范宣子所言異矣然則安得承堯運哉叔孫穆子以為無其德而有其祿者猶不足以不朽而況匹夫單人乎蓋向之陋而固又甚矣